

幸福的婚恋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婚恋各有各的不同……

故园旧梦

丰鸿慈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L035718

故园旧梦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园旧梦/丰鸿慈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3

ISBN 7 - 5059 - 3748 - 0

I . 故… II . 丰…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814 号

书 名	故园旧梦
作 者	丰鸿慈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皮远乡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89 千字
印 张	13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6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059 - 3748 - 0/I·2885
定 价	22.00 元

幸福的婚恋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婚恋各有各的不同。

维芷不满意父母为她定下的门当户对的未婚夫，但几次自由恋爱都以失败告终。失落中的她匆忙结婚生子，仍是失望，她又把爱给了婚外情人。这时，那位“未婚夫”不期而至……

引 子

星期六，临下班时分。

忙了一天的大夫、护士只等接班的来，就可以交班回家了。

“叮铃铃”，护士站电话响。护士小陈接完电话说：“住院处通知，收一男性重病人！”

护士小王眉头一皱，噘起嘴：“真是的！早不收晚不收，单等交班时收！”

翟大姐已做好下班的准备，正把洗好的口罩往暖气上挂，说：“真够寸的！一会儿忙乎我口罩都没了。”

佟纬芷护士长刚从 101 病室走出来，小陈迎着她苦笑着说：“佟老师，咱们都甭想准时走啦！”

“我猜是来个要抢救的重病人！”佟纬芷经历过这类临下班时因紧急抢救而加班加点的事多了。当然她带过的学生也很多，包括大夫和许多护士都经过她的临床教学，所以一般同事都习惯称她佟老师。

佟纬芷话音还没落，科主任和金大夫匆匆从急诊室走进护士站。科主任接下话茬：“对啦，要抢救，是个中毒性肺炎，休克！快开开 ICU（重病监护室）！”

佟护士长立即分派任务：“小陈、小王和我进 ICU！翟大

姐就等小夜班的交班吧！”

ICU里的空气十分紧张。科主任带领着大夫、护士在分秒必争地抢救：上呼吸机，开氧气，打点滴，行导尿术，量血压，听心肺，抽静脉血做生化……

小王量完体温报告：“体温 40℃！”

金大夫口头医嘱：“再加两个冰袋！”

科主任问佟纬芷：“小佟，你导出多少尿液？”

佟纬芷弯下腰看了看连接着导尿管的引流瓶说：“导尿已经 20 分钟，总共只 20 毫升尿液。”

科主任下令：“尽快改善微循环，氧流量加大，静点滴壶加两支速尿！”

刚来接夜班的赵大夫也参加了抢救，量完血压他说：“血压还是 50/30mmHg，主任，是不是再加两支升压剂？”

科主任点头说：“一支加瓶里，一支加滴壶！”

小王和小陈分别抽上利尿药和升压药加入点滴里。

科主任又听心肺，听筒未离耳便说：“上心电监护！”

佟纬芷立即推来心电监护仪，和赵大夫一块往病人胸前粘贴电极片，接电源开关。于是，室内只听到“嘶嘶嘶嘶”的心电监护仪启动声，和呼吸机“呼嗒呼嗒”的响声连成一片……

抢救告一段落。心电监护仪上的示波说明病情恶化已得到控制，但自主呼吸仍然微弱，休克还没有有效地消除。好在是正确的治疗方案已形成。

此刻，佟纬芷犯了难，到哪里去抓护士来上 ICU 的特护呢？因为这是 1984 年，当时家庭是很少拥有电话的，通知谁呀？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她决定自己加夜班。于是她说：

“小陈、小王，你们快下班走吧，我来上特护班，我家里

又没事。”

小陈心里正在嘀咕，听佟护士长这么一说眼睛就一亮：“佟老师，您盯得了吗？今天是周末，您家小波、小维该回家了，再怎么是大学生，但也是孩子呀！要不我上吧？”

“小陈，你放心走吧，”纬芷往门外推着小陈，“我中午在休息室睡了一小觉，真的精神很好。说起孩子，你家小伟才七岁呢，快回家去吧，我赶紧去接一下小王的治疗就行了。”

纬芷和小王交接了治疗台上摆的一大堆药品和特护记录。她又催小王：“快走吧小王，快去幼儿园接孩子吧，孩子早等急了，都几点啦呀！”

都走了，ICU 里只有佟纬芷守着病人了，当然，夜班赵大夫就在外面护士站，外面的普通病房里还有二十五个病人等他瞧呢，只不过 ICU 里的病人是重点，有情况随时叫赵大夫就是了。

纬芷面对这样的重病人心里难免有点紧张，但并不害怕。三十年的护理工作中她经历的抢救和特护已经很多很多了。

她开始仔细地检查各种仪器的运转，观察那心电监护仪屏幕上的示波和数据，当确信没有故障而且情况还算正常时她放心了；然后是发现下肢上的点滴流速太慢，开关全部放开仍是快不起来。她掀开被单看针眼，也没有血管外溢呀。伸手摸摸病人肢体，皮肤好凉。她突然悟到，这是因为病人休克引起了微血管痉挛，血循环受阻。她立即给以热敷，用热毛巾热水袋围着这条小腿。

果然，不出十分钟便见了效果，点点滴滴答答还要拧上一点开关呢。再转过去看心电监护仪的屏幕血压也已上升到 80/50mmHg 了！她高兴得抿着嘴儿乐，不由得说了声：“真棒！”

她可以抽空去溶解上肢点滴的抗菌素了，拿起十六瓶药撬开铝盖，又拿起5%葡萄糖瓶，那500毫升的葡萄糖瓶上有小王书写的病人名字。这三个字使她顿时像触了电般被灼住了！她再看，顾宗恕三个字赫然瓶上！她心怦怦地跳，急忙放下手里的葡萄糖瓶，轻轻地走到病人床边，病人昏睡着。

她呆呆地站在床前，似乎怕病人立即醒过来发现了自己。她小心翼翼地拿开罩在病人额上的大冰袋，又把鼻孔下边硕大的呼吸机导管挪到一边，一张熟悉的面孔便完全裸露在她面前了。啊！是他：高高的前额，黑黑的脸膛，穿着简朴得近乎土气，平常话不多，但那有磁性的男低音总爱议论时事……二十八年前，正是这她所不屑的长相和言谈举止，使她终于和他分手！那是被她轻率地遗弃了的宗恕，那本应和她共度一生的顾宗恕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面日益拓宽，佟纬芷逐渐走向成熟，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一个新的自我。当她闲时回首往事时，对有些情节禁不住脸红羞愧。自己过去是一个多么幼稚无知、天真单纯而又颇尚浮华的小姑娘啊！

在她成年后的三十来年中，似乎也经历过那种神魂颠倒、极富罗曼蒂克的爱情。但在漫长的生活之旅中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时，她感到是那么孤独，得到的是无尽的精神的窒息。

在她的人生际遇中，某些感情撞击的火花一刹那都化为乌有，如过眼云烟。但顾宗恕在她心里却像杯陈年老酒，年代越久远才越能品味出他的香醇。

她想起他对工作学习的执着和孜孜以求，想起他广博的知识和宽阔的胸怀，想起他不尚空谈，脚踏实地做事的性格。

此刻，当重新面对他的时候，她抑制不住羞愧和内疚。她只能默默祈祷苍天，让他的病尽快好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要

用自己的医术、护理来让他康复!

她更换枕着的、敷着的已快溶化的冰袋,用凉毛巾擦净他头脸、腋窝等处的汗渍,因为这都是物理降温的好方法呀。果然量体温时已下降到 38°C ,脉搏呼吸也较先前平稳,血压又稍有回升。她是微笑着去特护记录上书写这一切的。

又是一个新发现。病人的眼球在眼皮下滚动了一下,接着嘴唇在蠕动,这是意识恢复的初步象征!佟纬芷俯下身叫道:“顾宗恕,顾宗恕,你喝点水好吗?”这久违了的名字,她叫着好艰难,他会听出谁在叫吗?

她倒好一杯温开水,将一根橡皮吸管的一端插在水杯里,另一端放到病人嘴里,她又叫道:“顾宗恕,你口渴了,喝点水吧。用嘴吸,对,就这么吸,再吸一点!”在这种诱导下他真的会吸吮了!

这一切证明,他已开始有意识了!

她又高兴又紧张,怕他认出自己,她戴上个大口罩,继续喂水,叫着:“顾宗恕,再喝一点吧,喝呀。”

他微微摇头,同时睁了下眼睛,但立即又闭上双目。

晚上十一点,赵大夫来监护室,佟纬芷向大夫谈刚才病人的情况,特护记录自然是分秒不错地记录在案,但这种很能说明问题的情况她一定得口头说几句。

赵大夫高兴地看着心电图,他说:“据说这位仁兄是个‘臭老九’,从西安来北京开会,在宾馆住着还连夜用功描图写文章。”

“难怪一个家属都没有,”佟纬芷说,“也难怪他,一个学理工的,好不容易到了新时期,还不是拼命干呗。”

“哦,佟老师好像还蛮了解他。”赵大夫一边在病历上记录一边又说,“要说他也走运,能得到您这样最优秀的护士特护,

该着他病好得快。”

纬芷正为自己说漏了嘴而紧张，就低着一张涨红的脸看床底下的引流瓶，说：“我哪里了解他，病历上不是写着职业是高级工程师嘛。哎，尿液已经有 1200 毫升了！”

赵大夫已开好了化验条，说：“给他抽点血做个生化吧。”

佟纬芷立即取了静脉血送生化室化验。不大会儿，生化室来电话报告生化结果。赵大夫高兴得高喉大嗓：“嘿，这位仁兄真够仁义的，生化结果说明他电解质紊乱、微循环障碍已得到有力的纠正！”他顽皮地笑着，“看起来我还有头沾枕头的福了！”

佟纬芷认真地问：“还有什么医嘱？”

“心电监护撤了吧，升压药不用再续。”大夫笑笑，“有您监护，‘你办事，我放心’。”

“又要贫嘴！”佟纬芷的兴奋原因赵大夫又怎能知道呢！

赵大夫临出门又说：“要不！您先去休息室眯一会儿，您今天是白班连夜班呀！”

纬芷正在为病人解除心电监护，忙说：“我又不困。大夫后半夜抽空睡是法定的，护士可不行，我可不犯这个规。”她已撤完了心电监护，对赵大夫说：“放心去睡会儿吧，有情况还得去叫你呢！”

午夜十二点，佟纬芷正为顾宗恕体温已下降到 37.8℃ 喜悦时，又为他嗓子里“呼噜呼噜”的痰鸣音着急了。她鼓励他自己咳，但是不行，意识还没完全恢复，也无力咳嗽。她只好用吸引器吸，吸引导管在病人嗓子里上下游移地吸，她心里说：宗恕哦，忍一会儿吧，把痰吸出来以免咽下而反复感染哦！

病人又出了许多汗，她改用温热毛巾周旋于病床左右为他

擦洗，如今没有了心电监护就可以侧起他的上半身擦后背了。但是下半身也汗湿了，擦不擦呢？总不太方便吧？因为他是顾宗恕呀！但这分明是她该做的，在医生护士的眼里病人是无性别之分的。她想，好就好在他还是朦朦胧胧的，只要对他病好有利，我有什么不能做的？

她觉得自己好可笑，热得脸上汗都流成了线，还戴个大口罩，他哪里能认出自己呢？

的确，顾宗恕此刻并没完全清醒。从昨夜在宾馆他伏案书写，一直到早晨被服务员用车送到医院他心里还明白，紧接着就处于昏迷、休克状态了。

他像一直在做噩梦：觉得有什么压着他的胸，卡着他的喉咙，周围又燃烧着一片火，他干渴得好难受；他努力走，但手脚被什么捆住了，使不上劲；他喊救命，但出不来声。

是谁给他解开了绳索，又给他找来了水喝，多么清凉甘甜的水啊！他想起只有小时跟着爸爸妈妈逃难，跑得筋疲力尽那一次，忽然在路边找到了一眼泉水，那就是这么好喝的水啊！他不由自主喃喃着：“妈妈，妈妈！”

正在用吸管喂他水喝的佟纬芷听到这一称呼却真的感动极了，一种母爱促使她用一只手去抚着他的额，并且说：“喝吧，你要有信心，你的病会很快好起来的。”

闭着眼睛的他嘴唇又一次蠕动，又发出两个单音：“妈，妈！”

纬芷泪湿了，替他盖好露出来的肩膀，说：“睡吧，宗恕，你太累了。”她望着他的脸，分别二十八年，他的脸除了增加了几许皱纹并无多大的变化。记得他当时二十刚出头，就有人说他三十岁，而如今已五十挂零的他却变化不大。生活中常有这种人，尤其是男人，少无稚气，老了却并不见老。

北京的冬天清晨六点，窗外还漆黑一片。

小马推门进来，她头巾、肩背上带着星星点点的雪花，进门就被室内温暖的空气溶化成一颗颗的水珠，她说：“佟老师，我接班来了。”

佟纬芷一惊就问：“小马，不是八点接早班的吗，怎么来这么早？”

小马已从里间换好白大褂，边系腰带边说：“主任昨晚到我家，说你白班连夜班，让我坐头班车来接您的班；今天下午两点翟大姐接我；您呢，今晚十点接翟大姐。说这病人在ICU还不得好几天呀。”

小马一边说一边清点物品，小到注射器、手电筒，大到几十万元一台的仪器都在清点范围。接着叫佟纬芷交待病人的情况。

当她们两个站在病人床旁时，佟纬芷说：“你昨天没瞧见这病人呢，总算抢救及时得当，但愿晚上我来接班时他比现在又好了许多。”

“就您这么好心眼儿，真是把病人当亲人。”小马亲昵地搂着她的肩膀，“佟老师快回家吧，看把您给累的，眼圈儿都黑了，要累病了可怎么办。”

“我哪里就那么不经折腾，回去睡上一觉就补过来了。”同事们的体贴使纬芷感到安慰。“文革”期间她受批判、受凌辱，曾给她留下沉重的伤痛和阴影。但如今终于被人理解，她常常有一种换了人间、梦幻般的欢欣。

北京的街，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东方天际，现出薄明的晨曦。

纬芷走在归家的路上，雪花飘洒在身上，她浑然不觉。

邂逅顾宗恕，使她想起久违了的家乡故园，也许是宗恕和家乡故园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吧？

她已心驰神往，眼前叠印出那很久以前的往事……

上 篇

1

佟纬芷童年生活在湖南老家。那是一个水网纵横、四面环山、与世隔绝，被称之为三水的美丽村庄。

佟府是那种有着乌瓦粉墙的深宅大院，长长的粉墙连着两个黑漆大门，东边的叫新屋，西边的叫老屋。

纬芷就是老屋里最小的女儿。

纬芷的爹爹佟庭吾，年轻时读过私塾，进过洋学堂——湖南省立师范，回乡办过教育，他为创办县小学和县师范慷慨捐资，并自任师范学校校长，但那是他二十多岁时的事情。

娶亲以后就奉家严之命在家当少爷，待佟老爷过世他便上升成了老爷。他在堂兄弟间大排行是五，所以一般人都称他五爷。

佟五爷也像有钱人子弟那样，在江城住家时有过短时间的荒唐：他大把花钱，广交朋友，其间难免鱼龙混杂，他和这帮朋友天天歌肆酒楼、花街柳巷无所不至，不久家产荡去多半。多亏贤妻龚氏苦口规劝，他自是羞愧而幡然悔悟。

他立即举家搬回三水，一心勤于耕读。故佟五爷在乡邻及儿女们印象中是个特别的读书人，他常一身短打扮，穿粗布裤褂。那时着长衫或穿短褂，几乎是有闲阶级与劳动者区别的衣着标志。

他爱养花种草，善于农事，佃农和长工们常来和他讨教栽种的事，并且常去后园子里和长工一块耕作。

当然，他爱读书。他有一间藏有几千册书的大书房——茵子屋，包括史书、中医《本草纲目》，还有皇历、星相学，最多的还是小说。他还喜欢吹箫，一管古铜色的凤箫就挂在书房的墙壁上。

纬芷的娘名龚瑾英，人称五娘。她原是绍州城里有名的官宦人家的小姐，她祖父是清同治朝的二品大员，只可叹这位显赫官宦并不长寿。他的子侄辈都是些只知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瑾英的父亲用了五千两雪花银买了个县太爷，也终因政绩平平，后又贪赃枉法遭了查办，终至毁了家业。

到瑾英十几岁时，家道日渐衰落。幸得瑾英娘开源节流，苦苦支撑着一个家，并为女儿出阁置办了颇丰厚的嫁妆。

瑾英娘含着眼泪教育即将出阁的女儿：“儿呀，你要牢记我们家这些败家子的教训，你嫁到夫家千万要勤俭持家，孝敬婆婆，好生相夫教子。”

瑾英最敬爱的就是亲娘，非常厌恶父辈们的骄奢淫逸。从锦衣玉食到艰难窘迫她是亲身经历的。故此，她临出嫁时当着娘的面双膝跪下说：“娘，儿记下你老人家的话了。”

她嫁到佟家后，夫妻恩爱，孝敬婆母。婆婆盛赞媳妇一点不搭千金小姐的架子，一天到晚操持家务。

不久婆婆得了重病，她日夜汤药侍奉，~~一直到婆婆去世。~~

只是瑾英到底身子娇弱，因劳累过度几次怀孕都流产了。

第三胎刚刚怀上，佟五爷早早为妻子备下了安胎药，而且关怀备至，绝不许她操劳。于是第三胎终于平平安安产下一足月男孩。夫妻俩自是欣喜非常，给这男孩取名国桢，以期这孩子健康结实，为家顶门立户，为国造就栋梁之才。

以后便接连连生下四个女儿：纬仪、纬湘、纬雯、纬芷。另外，还有一个大儿子名叫国枢。

为什么国桢之上又冒出个大哥国枢呢？原来国枢是五少爷的前妻刘氏所生，刘氏不幸早死。国枢六岁时，五少爷为娶到年轻貌美的龚瑾英小姐，隐瞒了续弦的事实，国枢由嫁到江城的姑妈接走。这个骗局似乎做得天衣无缝，新娶过门的五少奶奶哪里想得到呢？

但纸包不住火，真相终于暴露。夫妻大吵一场，瑾英哭得很伤心，但五少爷一再赔情道歉，在闺房里打躬作揖地俯就。事已至此，瑾英也只好面对现实。

但国枢久住江城，姑妈又往小国枢耳朵里灌输了太多的后娘可怕的话语；尽管后娘对国枢做了应有的努力，但也难以弥合已深深刻在国枢心里的伤痕，这对母子就一直客客气气、冷冷静静地相处。

三岁时的纬芷对大哥的印象是不爱说话，但他常独自唱歌或吹箫，他最喜欢唱的歌有《渔光曲》、《大路歌》，还有《桃花江》，他唱：“我也不爱瘦，我也不爱肥……”

三岁的小纬芷跟在大哥身后唱：“我也不爱瘦（瘦），我也不爱妹（肥）……”

不爱笑的国枢就笑来说：“芷芷你是个大舌头，什么瘦呀妹的，音调倒唱得蛮准的。”就把她一把抱了起来，纠正她咬字不清，一句句地教芷芷唱。

不久，高中毕业的国枢考取了黄埔军校，毕业后从军在

外，一别家乡数年。

国桢从小在绍州城读书。绍州离三水一百二十里，那是龚瑾英的娘家所在地，纬仪和几个妹妹常听娘说绍州是个很热闹的地方。

国桢小小年纪考取了绍州城的国立三中，那是一所省级重点中学。国桢大约十四五岁时就常常自己走这一百二十里路回家过寒暑假了。

纬芷四岁时的一个很热的夏天，天已经黑了好一阵了，国桢走得衣衫湿透进了家门。

一家人又端洗脸水，又拿绿豆汤地围着国桢问长问短，小纬芷却看到二哥的脚很脏，草鞋又破，就说：“二哥的草鞋破了，二哥的脚板脏兮兮！”

已长成个大个子的国桢很调皮，笑呵呵地跷起一只脚，伸到小妹的鼻子底下逗她：“芷芷闻闻，二哥的脚好香的！”

纬芷格格笑着往后退，躲在大姐纬仪身后，小胖手捂着鼻子：“二哥的脚好臭好臭！”

当娘的就心疼儿子，一天起早贪黑走了一百二十里！当爹爹的心里高兴，吸着水烟袋说：“也十几岁了，小孩子吃点苦好哇！”

国桢正当逞强好胜的年龄，而且也归心似箭，硬是早四点就动身，一天走了一百二十里当然是累的，但他晓得不住店省一夜住宿费，不穿布鞋穿草鞋也是省得磨坏了娘做的鞋呀。

至于四个妹妹对二哥回家是又高兴又羡慕，她们在家虽也和爹爹学认字读书，但她们多想去学校读书呀！

平常，在这所宅院里，只有佟庭吾夫妇带着四个女儿和三个仆人过着一种古朴而又勤劳的日子。